
明史

明史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一百四十九

桑喬　胡汝霖　沈良才　葉經　伊敏生　俞時　王翠　童漢臣　陳棐　周怡　鄭芸

謝瑜

厲汝進　查秉彜　徐養正　劉起宗　劉禄

徐學詩　沈鍊　王宗茂

楊繼盛　周冕

桑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十一年進士十四年冬由主事改御史出按山西時所部頻遭寇躪喬為奏請得蠲徭賦厚恤死者家無何參將葉宗等將萬人至荊家莊陷賊伏中大潰賊遂深入天城陽和兩月

聞互遣寇掠巡撫樊繼祖總兵官壽綱以下皆為裔
所劾於是副將李懋及宗等六人並逮治十六年春
當震謹身殿下詔求言裔偕同官陳三事畧言營造
兩宮山陵侵冒過甚如沙河行宮所司計費七百萬
金及令吏覈賦為二百萬即此可知耗蝕之數望聖
明嚴禁為國惜財方今吉囊恣横而邊將積弛功罪
上聞皆不以實錢神得勢債帥秉權士卒内結怨毒
外逼侵凌安能復為國禦寇請如故事歲遣才望大
臣行邊舉廢墜釐奸弊至于陛下遇災而懼下詔修
省臣謂修省不外人事人事無過擇官令之為尚書

者禮部嚴嵩工部林庭㭿兵部張瓚倉場張雲皆上
負國恩下乖輿望災變之來由彼所致宜速罷斥疏
奏四人皆乞罷詔庭㭿致仕留嵩瓚如故當嵩被
劾時再疏自辨且誣訐言者給事中綿州胡汝霖上
言先時大臣被論引罪求退而已是非付之廷議用
舍聽之至尊未有肆為剖訐者也嵩負穢行以召物
議乃遑辭奏辨名雖辭位實陰擠言官此風不杜無
以存大臣之體屬廉愧之節帝納其言下詔戒飭如
汝霖指嵩是時嵩拜尚書甫半歲方養交遊揚聲譽
為進取地舉朝猶未知其奸而喬首發之後咸服喬

先見喬犇巡按畿輔遘疾請急都御史王廷相以規
避劾嵩修卻違至詔獄廷杖戍九江居戍所二十六
年而卒隆慶初贈卹如制汝霖以進士改庶吉士除
戶科給事中九廟災偕同官蘇静御史李秉雲劾文
武大臣救火緩慢者大學士程鑾嚴嵩翊國公郭勳
等十三人其竟不入救者尚書張瓚樊繼祖都御史
王廷相等十三人請俱按治帝方以禍及宗廟心不
悅見疏怒所劾不盡執下詔獄訊治俱鐫級調外汝
霖得太平府經歷汝霖既謫官則請解于嵩反附嵩
以祈進于是累遷至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士論耻

之坐事降南京右通政及嵩敗以嵩黨奪官方嵩之
為禮部也繼喬而劾者御史謝瑜葉經給事中王曄
既而御史伊敏生鄭芸陳棐又合疏論其甫入閣也
六科給事中沈良才十三道御史喻時等劾之踰月
山西巡按御史童漢臣再踰月給事中王曄同官陳塏
御史瑜瑜同官陳紹等爭上章論自是被劾不絕明
年六月吏部尚書許讚率其屬王與齡周鈇葉發嵩
私喝事是月給事中周怡劾之二十四年劾之者巡
按福建御史何維柏越二年合疏劾者給事中厲汝
進查秉彝徐養正劉起宗劉祿二十九年郎中徐學

詩明年錦衣經歷沈鍊又明年南京御史王宗茂三十二年員外郎楊繼盛踰月主事周冕又踰月巡按雲南御史趙錦三十七年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董傳策並發憤極言踰二年前中允郭希顏假建言以詆嵩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發其奸嵩始罷後二年御史林潤再劾而嵩削籍子世蕃棄市矣維柏錦時來翀傳策應龍潤別有傳令自喬以下並列于篇

敏生上元人芸策俱莆田人三人並由進士為御史郭勛之敗也敏生等言嵩黨附逆勛具京師居第及勛私人孫濃出貲營治濃既籍沒嵩第應在籍中帝

恕奪俸一級敏生累官山東參政兼台州知府芸終
御史良才泰州人登進士改庶吉士歷吏科都給事
中嵩甫拜內閣令郎率同官言嵩貪污奸諂屢經論
劾不宜畀以政柄失天下心時等亦言嵩險猾必亂
政帝皆不納良才積官至兵部侍郎三十二年大計
自陳已調南京矣忽于南京科道拾遺疏附批奪職
蓋嵩猶不忘前憾也時光山人由進士為御史官終
南京兵部侍郎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南京御史
政執十七年武定侯郭勛疏陳時政極誠大小諸臣

不足任請復遣內侍出鎮守郄報從之瑜抗章奏曰觀勛所論諸事類影響恍惚而復設鎮守則其本意所注也勛交通內侍代之營求不過利他日重賄而其毒害天下將有不勝言者臣請就其辭折之勛曰天下官吏貪濁為民害由陛下無腹心耳目之人在四方也又曰文武懷奸避事許內臣劾奏則奸貪自息果若勛言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其以正德為太平極治耶陛下革鎮守內臣誠聖明善政而勛誣為偏私不公何其敢于誣上耶夫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腹心耳目而勛誣為不足任是欲陛下盡疑天下

士大夫而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也前代任宦官為腹心耳目者無不覆亡其國臣不知勛視陛下為何如主也會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為言勛奏始寢十九年禮部尚書嚴嵩屢以貪污為人抨擊嵩求去帝輒慰留瑜言嵩矯飾浮詞欺罔君上籍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禮南巡獻事為解而詆諸臣中無為陛下任事者欲以激聖怒奸狀顯然帝留疏不下嵩奏辯且言瑜撥諫言攀臣不已欲與朝廷爭勝帝于是切責瑜而慰諭嵩甚至居二歲竟用嵩為相甫踰月瑜疏言武廟時盤遊佚樂邊防宜壞而未甚壞今日聖明在

上邊防宜固而反大壞者則大臣誤國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旬瓚為中樞掌兵而天下無兵擇將而天下無將說者謂瓚形貌魁梧足稱福將夫誠邊塵不警海宇晏然謂之福可也今瓚無功而恩賚屢加有罪而詭奪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軍國之福也昔舜誅四凶萬世稱聖今瓚與郭勛胡守中嚴嵩聖世之四凶也陛下旬月之間已誅其二天下翕然稱聖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大學士翟鑾起於廢棄之中授以巡邊之寄乃優游弄貨縻費供億以盛苞苴者為才獻諛樂者為敬遂使邊

軍益務邊備更弛行邊若此將馬用之故不清政本
天下必不治也不易本兵武功必不競也疏入留不
下嵩復疏辯求罷帝更慰諭而瑜復被譙讓然是時
帝雖嚮嵩猶未深罪言者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肆
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未幾假他事取其官又三載
大計嵩密諷主者黜之比疏上令如貪酷例除名舉
朝大駭瑜遂廢棄終於家隆慶初復官贈太僕少卿
與瑜同縣同舉進士以劾嵩得禍者葉經字叔明除
常州推官擢御史嵩為禮部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
欓謀襲郡王爵秦府永壽王世子惟燱與嫡孫懷墡

爭襲皆以產賄遺嵩嵩受而許之經聞卽劾嵩嵩懼
甚逐彌縫于內且疏辯帝乃付襲爵事于廷議而罪
嵩不問嵩由是憾經又二年經按山東監鄉試及試
錄上嵩見發策語多忤時因指爲誹謗激帝怒下禮
部參論尚書張璧等阿旨言今歲寇不南犯實倚天
威乃不歸功君父而以寇賊饜飽爲詞考試官教授
周鑛等誠無所逃罪經及提調布政陳儒等亦宜并
治嵩復密言于帝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言此非
第發策含譏也論語首篇言懋體之君德非至聖作
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而未從人語尤狂悖經職司

監臨事谷壽依其與儒鑛籌懸遠赴京既至繫詔獄
考掠復廷杖經八十斥為民竟以創重卒儒及參政
張臬副使韓愷潘恩皆謫邊方典史是獄也以文字
指摘杖死一御史重譴四監司褫奪考官九人朝野
為震動而嵩報復為之也于是天下莫不疾嵩矣穆
宗即位贈經光祿少卿任一子官
王曄字韜孟金壇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吉安推官
召拜南京吏科給事中二十年秋偕同官上言今外
寇陸梁邊圉多警責在本兵而尚書張瓚久著貪婪
總督尚書樊繼祖巽怯畏避新遷侍郎費寀才又庸

下數人誠不堪重寄帝下其章于所司居兩月復劾瓚及禮部尚書嚴嵩總督侍郎胡守中與巨奸郭勛相結納公肆奸欺瓚減剋軍資分入私橐嵩所居第宅則勛私人所代搆也守中日造勛第乃至縱妻赴飲顧近又劾勛冀以自掩乞均賜譴斥已而守中竟獲罪明年八月帝命嵩入閣秉聞之太息語同列曰此人當國必為宗社憂吾曹幸備諫職其可默乎即偕同官餘姚陳璉御史上虞陳紹等劾嵩貪汚狡猾重以孽子世蕃納賄市權實之政本必為國禍語極愷切帝不省嵩憾甚時遣遂驛驗軍儲直縱秉欲為

久遠計建請寬免田科徵餉墾沿邊隙地者無問軍民即予為業永勿徵賦貧者給以種具墾土既廣則邊來自足帝並報可又明年大計與同官疏劾方面三十九人以久次出為山東僉事常偕御史行部聞副使吳龍病入揖御史曰副使病危非舉往視不可即辭而行人多其義居四年給郵入都道病後期帝曰山東至京十日程耳今踰期且十月所司其拜議之遂奪官時嵩方獨相實陰主之也舉歸環堵蕭然數年卒瑾紹嘗起進士後嵩修郤瑾竟被斥紹終韶州知府方嵩初柄政舉同年生御史錢塘董漢臣先

罪發乘姧漢臣由魏縣知縣入爲御史二十年秋寇大入宣府大同塞總督樊繼祖等不能禦使得氣去繼祖掩其敗反三以捷聞漢臣與給事中龍遂言巡按御史王遠譚學所奏與繼祖大異疑有欺蔽因劾大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縱賊狀帝令所司勘實繼祖遂得罪明年出按山西俺答擁衆薄太原督諸將王倫等擊却之聞嵩入內閣即馳疏論嵩貪淫凶狡屢招物議妄以國枋將貽宗社憂并言兵部尚書張瓚貪財誤國吏部尚書許讚臨事依違請俱罷斥帝弗納嵩未勝憤思傾之會年值漢臣與巡撫李珏

疏上去年失事狀案下吏部覆亦嘆漢臣因言勘報遲延宜弁論高遂擬旨錫珏一階留任而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舉朝皆知爲高所中然莫能救也久之爲泉州知府倭寇壽城有保障功終江西副使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爲諸生時嘗曰内修不避清堅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皆偽也從學于王畿鄒守益登嘉靖十七年進士除順德推官舉卓異擢吏科給事中二十一年疏言戶部尚書李如圭闒冗不職受周府賄歲增祿米價至二萬四千餘兩兵部尚書張瓚擢用將帥率責府通賄私人寇大掠山西二十

七州縣嵩收子女皆盡贊摩嫣偵卒戒勿害郡中楊
恃復為勝語士大夫間以解衆心交相蔽欺尚書劉
天和素負物望但年垂衰暮不宜付之戎務帝頗納
其言天和致仕去如圭還籍待勘惟留贊如故明年
疏劾湖廣巡撫陸杰論薦屬員及舉境內賢才冗濫
過甚宜加切讓帝嘉納之未幾又劾工部尚書甘為
霖驕貪庸鄙探求尚書樊繼祖前督治翠華城役冒
鉅萬後總宣大軍務賊來嬰城不發一矢殺降詐級
冒破帑金百萬亟宜行黜章上為霖繼祖引罪求去
詔留之時恪立朝僅一歲漸擢禁率當事有勢力大

臣由是大臣多側目而怡叢奮不顧思以諫諍死職事會吏部尚書許讚訐大學士翟鑾嚴嵩私嗚事帝方與嵩反責讚而盡逐選曹諸郎王與齡等于是怡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以盡心體國為忠協力濟事為和未有公卿大臣爭于朝文武大臣爭于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近大學士鑾嵩與尚書讚互相詆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之事誤國孰甚焉今陛下日事禱祠而四方之災祲未能銷也歲閒輸銀之側而府庫未能充也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能

蘇也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內則財貨匱而百役興外則寇敵横而九邊虛耗為輔臣者正宜同心輔政謀斷兼資乃令鑾嵩憑藉寵靈背公營私播弄威福市恩酧怨共處內閣時有失色違言入見至尊各僂私陳背譏是二臣已不和矣安望其弼成至治哉輔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狥私偏之進退吏部宜有貞心直節使人望而知畏不敢以非義干不宜委阿以狥權臣請屬之端也今嵩威靈氣焰凌轢百司凡有陳奏罔不斉夫其間先得其意指而後敢聞于陛下中外

之臣不畏陛下惟知畏嵩亦已久矣釁則洩沓委靡氣勢猶弱攢兩世吏部雖曰小心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預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豈足當銓鈞之任哉夫直言敢諫之臣于權臣雖不利于朝廷則大利也今御史謝瑜董漢臣以劾嵩故嵩皆假他事罪之臣恐諫諍之臣自此箝口矣陛下之臣雖有構杌雖究誰復言之非國之福也今秋宣大已報警而文武大臣各持意見平時且懷異同況于臨敵豈不敗謀僨事仰乞陛下乾斷戒輔臣毋務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黜陟戒邊臣毋懷小忿以

恢封疆吏望陛下虛心聽納先務和德于上太臣虛
己釋憾各務和讓于下人和業蒸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臣恐外侮有不足言矣帝覽疏固已不悅萬俟從
而構之遂大怒曰怡言大臣不和甚當然其心本出
謗訕謂朕日事禱祠不如先務和德朕事天禮神多
荷洪庥四方之廣豈能盡無水旱在有位者亦當勉
修職業為公家計寧得專咎朕耶且諸臣不和何至
今日方奏令對狀怡于是惶恐請罪帝怒不解杖之
闕下復錮于詔獄釋而再繫語具楊爵傳隆慶元年
起故官未上擢太常少卿陳新政五事曰定君志畏

天命敕大臣擇左右勤朝政語多刺中貴時近習方導上宴遊由是忤旨出為登萊兵備僉事給事中參用賓為怡訟不納明年改南京國子司業復召為太常少卿未任卒天啓初追諡恭節

厲汝進字子修灤州人嘉靖十年進士授池州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湖廣巡撫陸杰居官無善舉以顯陵工成召為工部侍郎汝進言杰素犯清議不宜佐司空并劾工部尚書甘為霖樊繼祖不職當罷不納三遷至戶科都給事中戶部尚書王杲之下獄也汝進與同官海寧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巴縣劉起宗章

丘劉祿合疏言兩淮鹺課之初副使張祿遣使於都
廣通納結如太常少卿嚴世蕃府丞胡奎等皆承賂
受囑有証且言世蕃竊弄父權嗜賄張焰童牛之牿
宜禁其始詞連倉場尚書王暐嵩上疏自理且求援
于中官以激帝怒帝責其代果辭釋命廷杖汝進八
十餘六十並謫雲南廣西典史汝進得亦佐縣明年
嵩復假考察奪其職隆慶初起故官未至京卒東莽
由黃州推官歷戶科左給事中數建白時事謫定遠
典史終順天府尹養正以庶吉士歷戶科右給事中
謫通海典史隆慶中積官至南京工部尚書起宗初

除衢州推官召為戶科給事中延綏洊饑請帑金賑
救謫荔浦典史終遼東苑馬寺卿祿以行人擢戶科
給事中謫荔波典史自免歸四人皆進士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歷郎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師既退詔廷臣陳
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塞詔學詩憤然曰大奸柄
國亂之本也烏有亂本不除而能攘外患哉即上疏
言臣聞外攘之備在于內治內治之要在于端本今
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比羣小
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掊尅軍民釀成寇患國

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清問近因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歎憤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執父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乎然後敢聞于陛下陛下安得盡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

中足以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諂言又足以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非不能顛禍之于正言之時莫不假事托人陰中之遂除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舉陳瑾御史謝瑜童漢臣輩于時亦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子別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帝于是發怒下之詔獄嵩不自安求去帝優詔慰諭嵩疏謝併為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許學詩竟削籍先是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里時稱上虞四

諫隆慶初起學詩南京通政參議未之官卒贈大理少卿初學詩族兄應昌以善書擢中書舍人供事無逸殿惡嵩所為嵩疑學詩疏出應昌指會考察屬吏部斥之應昌詣仁和門辨特旨留用嵩恚益甚居數年以誤寫科書譖于帝竟杖殺之

沈鍊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其治搏擊豪强衛赤子為急用伉倨忤御史調茌平父憂去補清豐入為錦衣衛經歷鍊為人剛正嫉惡如仇然頗疎狂每飲醉輒箕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遇之炳與嚴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數

從世蕃飲屢忤世蕃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為
反之世蕃憚不敢較會俺荅犯京師致書乞貢多嫚
語下廷臣博議司業趙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貞
吉者獨鍊是之吏部尚書夏邦謨曰若何小吏鍊曰
錦衣經歷鍊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
致寇猖狂既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
合勤王之師十餘萬人擊其惰歸可大得志帝弗省
先是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
金賄嵩賄日以重鍊時時搤腕一日從尚寶丞張遜
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罵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

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戮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為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鐵石當王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畧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諂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尚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釁一也受諸王餽遺每事陰為之地二也攬吏部之權雖州縣小

吏亦皆貸取致官方大壞三也宗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并論邦謨諂諛黷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榜之數十謫佃保安既至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戇直又稔知嵩惡爭詈嵩以快鍊鍊亦大喜日

相與詈嵩父子為常且縛草為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至居庸關外南向戟手詈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先是許論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遺書誚讓後嵩黨楊順來為總督會俺答入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遁于論鍊遺書責之亦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密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大怒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揩曰有之已陰散其黨矣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

也將行世蕃爵以錄事使與順合圖之許厚報兩人
日夜謀所以中錄者會蔚州妖人閻浩等素以白蓮
教惑衆出入漠北泄邊情為患官軍捕獲之詞所連
及甚衆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錄名其
中誣浩等師事錄聽其指揮具獄以上嵩父子大喜
而前總督論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錄宣府市戍
子塞極邊而予順一子錦衣千戶楷侍錄五品卿寺
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嚴公薄我賞意豈未愜乎
取錄子袞褒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訊方急會
順楷以他事被劾逮治乃得免後嵩敗世蕃坐誅臨

刑時錬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錬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斬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而去隆慶初詔褒言事者贈錬光祿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書言順楷殺人媚奸狀而給事中魏時亮陳瓚相繼論列遂下順楷吏論死天啓初謚錬忠愍

王宗茂字時育京山人父橋廣東布政使從父格太僕御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擢南京御史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中外懾其威益箝口宗茂積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嵩本邪諂之徒寡廉

鮮恥久持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此嵩負國之罪一也任私人萬寀為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惟賄是聞致端方之士不得為國家之用此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遣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輦載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為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罪三也廣市良田遍于江西數郡又于府第之後積石為大坎實以金銀珍玩為子孫百世計而國

計民窮一不措懷此嵩負國之罪四也嵩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驛傳虐害居民長吏含怨怒而不敢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過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于陛下也此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于京師達于沙漠海內百姓莫不視天以冀其早亡嵩尚怙不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為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若尹耕梁紹儒則已敗露者也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為之爪牙助

兵虐焰致朝廷之恩威不出于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夫天下之所恃以為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奈何其不困也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尅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踰期而不發兵奈何其不疲也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為臣下專權試問今日之專權者寧有出于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臣見數年以來凡論嵩者不死于

廷狀則役于邊塞臣亦有身家寧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嬰權相之鋒者誠念世受國恩不忍見祖宗之天下壞于賊嵩之手也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留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爲地遂以誣詆大臣謫平陽縣丞方宗茂上疏自謂必死及得貶怡然出都到官半歲以母憂歸嵩無以釋憾爲奪其父橋官久之橋竟憤悒卒嵩罷相之月宗茂亦卒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七歲失母庶母妒使與豎牧牛經里塾覩里中兒誦書心好之歸謂兄請得

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于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舉鄉試卒業國子監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從尚書韓邦奇遊覃思律呂之學手製十二律吹之聲畢和邦奇大喜盡以所學授之由是繼盛名益著召改兵部員外郎是時俺答犯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帝拜鸞為大將軍倚以辦寇而鸞中情實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鬬固恩寵繼盛以為讎恥未雪而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

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于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異時欲號召誰復興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怯閑睥睨之漸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

國有人乎不可入哉俺答貢為不至至矣哉陰謀伏兵突入哉今日市明日復寇哉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出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識者曰吾外為市以羈縻之而內修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其以饜終明甚薊內修武備安事羈縻曰吾因市以益吾馬此二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馬用且彼寧肯予我良馬哉曰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我市必無失信此四謬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佳兵不祥此五

謬也歟加己而慮之何俟也人身四肢骨髓痺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明顯易見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為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竿俺答之首于槀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鸞及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徐階呂本兵部尚書趙錦侍郎聶豹張時徹議鸞攘臂詈曰豎子目不睹寇宜其易之諸大臣遂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

簡于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蜀所隸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蕃民信愛之呼曰楊父縣有煤山蕃人制之不開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往召蕃人諭之威服曰楊公即須我書穹帳亦舍之况煤山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奸大露疽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恨鸞凌己心善繼盛首攻鸞欲驟貴之復改兵部武選司而繼盛之惡嵩、甚于鸞抵任一月遂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祇

懼思所以報蓋未有急于誅賊臣者也方今外賊
惟俺答内賊惟嚴嵩未有内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
去年春雪久不降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
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為災皆嵩
所致請以嵩十大罪為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
立殿閣之臣備顧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
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
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
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
曰我為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

人嵩曰我叛也罰一人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群臣感嵩甚于感陛下畏嵩甚于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王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于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下令嵩司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群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

盗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嵩奸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嵩效忠嵩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兄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官陳圭洊統後府巡按黃如桂亦聯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植其私黨是冒朝廷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為大將鸞冒擒哈舟兒功世蕃亦得增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

勾鸞是引背逆之姦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
情歸北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戒
毋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給之汝夔臨死號呼
曰嵩悞我是誤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
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
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諭吏部削其籍內外之
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八也
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斷金之多寡而畀之將弁
惟賄嵩不得不厚剝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尅
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徧海內臣恐今日之患

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疎拙者黜逮夷齊守法度者為迂滯巧彌縫者為才能勵節介者為矯激善奔走者為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今日者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謟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是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奸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賄結納凡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司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為使凡有疏至先送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

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撫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厰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為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属不得預中書行人選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預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賂相属有所愛憎授之論刺歴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隷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之筆亦可懼也又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

羅置門下凡有事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為布置連絡
蟠結深根固蒂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
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百
萬蒼生陷于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
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亦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
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
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已怒
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搆于帝帝益
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

不慊嵩者擬上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嵩黨也受嵩囑欲坐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之嵩怒謫之外于是尚書何鰲不敢違竟如嵩指成獄獄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有爲營救于嵩者其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覩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領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因附繼盛名并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

德昆史幕木谷欲得所宜惜一廻宸顧下垂覆盆倘
以罪重必不可赦願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
禦魑魅必能爲疆埸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以
三十四年十月朔棄西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
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
相與涕泣傳頌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胆
却之曰吾自有胆何蚺蛇爲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
碎甆盌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僂手截去獄卒執燈
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見繼盛稾
三木至貴噴曰奈何不以稾薦而稾若有詿下者後

七年嵩亦敗穆宗立卹直諫諸臣以繼盛為首贈太
常少卿諡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從御史郝杰
言建祠保定名旌忠

周冕資縣人嘉靖三十年進士授太常博士擢貴州
道試御史重建太廟成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御
史鄒楷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
言更有背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無敢復言
冕獨抗章爭之帝震怒立下冕詔獄搒掠終以其言
直釋還職是時太子生十一年矣猶未出閣講學冕
極言諭教不可緩請早降綸音慎選侍從帝又大怒

請雲南通海縣典史覓雖遠竄意慷慨無所屈數遭
至武選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嚴致忠冒功事語侵
歐陽必進必進奏辯章下兵部覓上言臣奉詔檢得
二十七年通政司狀致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留兩
廣軍門聽用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達
致忠報捷授錦衣試所鎮撫未踰月嚴鵠言兄致忠
冒斬首七級并功加賞應得署副千戶令致忠身抱
痼疾鵠請代職臣心疑其偽方將蒐實以聞嵩子世
蕃乃自創一稿付臣屬臣依違題覆臣覩其稿率誕
謾殊戾積得一一析之如鵠書中武舉何初無本

藉起送文牒合又稱民人而其言武舉如效忠果鵠之兄世著之子則世著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獨寧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如句效忠對敵脛臂受創計臨陣及丟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鵠代職之日止告不能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效忠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通令司官奉行臣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鵠亦非

致忠親弟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毫實績也必進既嵩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爲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前報効者今嵩不惟咨送軍門而且詭托姓名破壞祖宗之制彼蔣應奎唐國相筆何怪其效尤耶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雖得罪死無所恨疏奏直聲震朝廷嵩父子大懼力事彌縫帝反責冕報復下詔獄考訊斥爲民冕得罪而尚書聶豹竟覆奏如世蕃指矣隆慶初錄先

朝直臣起晃太僕少卿遭母憂未任卒

論曰世宗猜厲多忌又銳志元修常恐外廷之議己也嚴嵩孤媚愉險嵩伺主意而又內締中涓外連戚寵相與彌縫左右之人主謂爲愛我固結特深于是竊弄威權驕貪肆毒遂成薰灼之勢諸臣不畏鼎鑊爭發其奸至如徐學詩楊繼盛慷慨激烈聞者罔不色變而世宗竟同聾瞶曾莫之一省忠言一出刑戮隨加雖衆朝憤懟而不顧嵩之爲術亦大狠矣哉當是時倭氛虜寇蹂躪相尋天下殆岌岌矣嗣是以往元氣日銷紀綱日隳陰篤而降遂淪胥以亡非無所

自也世猶謂世宗為中興之主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一百五十

馬永　杭雄　王効

梁震　周尚文　趙國忠

馬芳 趙岢 郭琥　劉漢　胡鎮 孫臏 趙溱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嗣世職為金吾左衛指揮使永生而魁岸驍果有謀習兵法好左氏春秋正德時從陸完擊賊有功進都指揮同知江彬練兵西內永當隸彬稱疾避之十年守備遵化明年寇入馬蘭峪參將陳乾被戕擢永代之又明年寇犯塞戰柏崖及句羊峪皆有功十三年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薊

州盡汰諸營老弱聽其農賈取備直以給健卒由是永所將一軍獨雄于諸鎮武宗至喜峯口欲出塞永叩馬諫帝注視久之笑而止中路擦崖當敵衝然無城堡耕牧者輒被掠永令人持一月糧營于崖表而版築其內浹月城屏畢立乃遷軍守之錄功進右都督同知是時江彬恣橫永部將嘗出燒荒致敗彬聞要賄永慨貸二千金遺彬為門者所獲法當逮會世宗踐阼巡按御史田美頌其賢請宥貸之兵部亦為言乃得宥永不自安因求避位詔供職如故嘉靖元年金小礦盜作亂遣指揮康雄討平之塞其礦明年

敗寇于界嶺口又明年朶顏把兒孫結諸部邀賞不得擁衆盜邊永迎擊洪山口而伏兵要害斷賊為二賊大潰斬獲過當錄功進右都督已復入青山口賊其驍將把兒孫自是不敢復擾邊大同兵變殺巡撫張文錦朝議將撫之永上言逆賊干紀朝廷矜念邊方赦其脅從恩至渥矣頑猶據城抗命及今不勦恐春和北寇南牧叛卒勾連為禍愈大宜亟調隣鎮勁兵尅期並發攻城之日曉譬利害懸破格之賞令賊得自相斬為功元兇不難殄也廷議僉是永言且精兵素有威望可屬大事乃命統督諸軍與侍郎胡

纘提兵臨境會亂平乃還鎮五年上書爲陸完請恤典且乞宥議禮獲罪諸臣帝大怒奪永官寄祿南京後府巡按御史丘養浩言永仁以郵軍廉以律己慎固邊防屢却强敵軍民安堵貲彼長城今聞永去邊道乞留且攜持子女欲遂逃移臣目覩群情安能忍默況陸完久死炎瘴非有權勢可托永徒感國士之知欲效區區之報亦足觀過知仁永不負知己寧負國家祈曲賜優容俾之還鎮不從順天巡撫劉澤御史魏有本許鳳翔鄭洛書給事中解一貫沈漢陳守愚鄭自璧等亦交章論救有旨坐外謫餘皆奪俸於

是吏部尚書廖紀上言臣見南京武備久弛營與樞
臣李鉞私議必得二三老成與司營務庶緩急可恃
近聞楊銳已調南京令永又繼往臣竊喜以爲留京
武備從此得人方將草疏懇請而有本等遽爾責奏
誠不違事宜但心實無他乞還有本職命永與銳俱
充坐營臣不勝至願帝納紀言即復有本官命銳與
營務而永竟廢不用永杜門讀書清約如寒士十年
用薦僉書南京前府大同軍再亂廷臣交薦永召至
已就撫復還南京十四年遼東兵變罷總兵官劉維
以永代之十七年三月守大清堡指揮徐顥誘殺泰

寧衛九人其酋把當孩愁擁衆寇邊永督兵擊斬之其族屬把孫借兵朶顔入塞報讐復為永所却已而寇復入犯中官王永欲迎戰迎撫劉漳止之不從官軍果敗永坐戴罪遼東自軍變後首惡雖誅漏網者衆悍卒無所憚結黨叫呼動懷不逞明年早饑廣寧卒佟伏張鑑等四十餘人遂倡衆為亂諸營軍懾永無應者伏等欲出城不獲乃群登譙樓鳴鼓大噪永急率家衆盡力仰攻千戶張斌先登被殺永戰益力盡殲之事聞進左都督永私卒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先是遼東變定帝問將于李時時薦永且

曰其家衆足用也帝曰將須文武兼資寧專恃勇乎時曰還土新定須有威力者鎮之至是竟得其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敢善用兵且廉潔無欲宜仍用之薊鎮作京師藩屏未及調卒還人為罷市喪過薊州州人亦洒泣兩鎮並立祠

杭雄字世威世為綏德衛總旗雄承廕數先登破賊積首功六遷至指揮使正德七年進署都督指揮僉事勦賊四川尋守備西寧用吏部尚書楊一清薦擢延綏遊擊將軍從都御史彭澤經略哈密十一年冬偕副將安國破賊奇嵐進都督僉事改參將尋擢都

督同知統邊兵操于西内武宗幸宣府大同雄扈從即拜大同總兵官嘉靖初汰傳奉官雄當降都指揮使以方守邊命為署都督僉事鎮守如故小王子以萬餘騎入沙河堡雄督兵與戰却之未幾賊復大入雄不能禦自劾求罷不許二年移延綏其冬召還僉書後軍都督府明年秋土魯番侵甘肅詔兵部尚書金獻民視師以雄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提督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四鎮軍務前此列侯出征始佩大將印無有授都督者至是特以命雄甫至賊已為守臣所破雄等以捷聞蔭錦衣千户既班師復出鎮

寧夏六年秋河套賊數萬騎入犯總督王憲檄雄及陝西總兵官鄭卿分據要害而令都指揮卜雲伏兵要其歸路賊至為雄等所破退至青羊嶺遇伏復大敗凡斬首三百餘級進雄都督同知八年套賊八千騎乘冰渡河復犯寧夏諜者悮以三千告雄及副總兵趙鎮等亦率兵三千禦之賊盡伏其精騎而以老弱來誘鋒始交即引退前鋒逐利陷伏中雄等見塵起謂已敗賊麾兵直前遂敗雄等遙之為總督王瓊所劾奪官閒住明年卒雄性强猛遇敵敢戰嘗以數騎行邊賊圍至雄恚令下馬積鞍為壘跪而射之賊

退解衣服中凝血墮乃知嘗中飛矢方酣戰竟不覺也能同士卒甘苦不爲驕奢武宗在大同見雄鑣帷敝甚曰老杭酸窮乃爾耶賊至帝將親擊雄叩馬諫曰主人畜犬以備盜也盜至不吠且齕奚用犬爲顧聽臣等効力帝笑而止少給役延綏巡撫行臺既貴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曷敢忘之其謙厚如此

王効延綏人讀書能文辭嫺韜畧騎射絕人中武會試嘉靖中累官都指揮僉事充延綏右參將八年率兵出神木塞擣寇雙乃山斬獲多尋擢延綏副總兵

十一年冬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周尚文鎮寧
夏府尚書唐龍總制三邊明年吉囊二千餘騎犯鎮
遠關劾與副總兵梁震敗之都門追北至蜂窩山廣
之于河賊多溺死斬首百四十有奇璽書獎賚又明
年吉囊十萬騎窺花馬池劾震振之不得入轉犯乾
溝震分兵邀擊遂趨固原總兵官劉文以軍師力戰
賊從長流水趨青山峴大掠安定會寧劾方擊敗賊
別部于鼠湖追至沙湖闕之疾移師往援破賊安定
再破之靈州先後斬首百五十餘級尚書龍以大捷
聞兵部王憲請勘實行賞而廵按御史奏諸將失事

罪詔還給事中戚賢往勘還奏安會二縣殺掠殊慘文罪當論第麾下卒僅八千人而能倍道發險要突篤方張之寇將帥偏裨殊死血戰宜以功贖震乾溝之戰勍鼠湖沙湖安定之戰及靈州之役以孤軍八百當賊萬餘皆振揚國威功俱足錄并言龍善調度得旨文奪職震勍賚銀幣而任龍一子入監是役也功多以執政泥之故行賞薄御史周鈇以為言龍及勍震各加一級勍進都督同知尋破賊清水營進右都督十五年冬寇犯延綏不得志以輕騎六千犯寧夏勍偵知之伏兵打鐵口俟其半入橫擊斷之寇大

潰奔渡河防河卒復以戰艘邀擊斬溺甚衆捷聞進
左都督既而寇憤臨河設伏以誘官軍劾恃勇出輕
騎挑戰伏起軍敗士馬多傷坐奪一官仍為右都督
十六年移鎮宣府劾雖武人而言行謹飭用兵兼謀
勇威名著西陲與馬永梁震周尚文並為一時名將
十七年卒帝嘉其功特謚武襄劉文慶陽衛人襲職
指揮同知累遷署都督僉事涼州右副總兵嘉靖八
年以總兵官鎮陝西明年大破洮岷叛番若龍板爾
諸族斬首三百六十有奇十一年寇西椋還將杞寧
聶河東文督軍擊破之積前功進都督同知既蒞職

居三年起鎮延綏尋改甘肅卒亦謚武襄
梁震其先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震嗣職嘉靖七
年進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尋充延綏遊
擊將軍廉勇好讀兵書善訓士力挽彊命中每先登
却敵十一年擢延綏副總兵明年與總兵官王效却
賊鎮遠關進都督僉事又明年二月吉囊俺答犯延
綏震禦之黃甫川頗獲首功踰月又犯響水波羅叅
將任傑設伏大敗之其秋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震
拒之花馬池寇遂由延綏乾溝墻入震伏兵邀擊大
破之獲首功百餘先後被獎賚已復增俸一等乾溝

凡三十里當敵衝震濬使深廣築墻其上寇遂不敢輕犯十四年進都督同知充陝西總兵官尋論黃甫川功進右都督明年移鎮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已復殺總兵官李瑾而繼瑾者魯綱威令又不振兵益驕稍不如意輒瞠目攘臂思逞或訛言相搖文武大吏每甘辭煦之不敢行要束廷議以為憂移震往代震素蓄健兒五百人皆精騎射至則令軍中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章軍令具在我不敢私健兒輩又時時恐喝鎮兵鎮兵素憚震由是一軍帖服十六年二月寇入犯震督兵破之牛心山獲

首功百餘冠憤駐近邊將伺隙以報時車駕祀山陵
震部分將士諸路按伏冠果以數千騎入掠震禦之
宣寧灣大破之斬獲如初又破之紅崖兒獲馬駝甲
仗悉衆録功進左都督廕一子百戶震痛其父𢓴往
陣亡疏辭廕予乞父祭葬帝嘉而許之十八年春毛
伯溫來督師與震協議修復鎮邊諸堡震身與士卒
同甘苦不數月工成其冬卒論功贈太子太保賜其
家銀幣加贈太保謚武壯震深沉有機畧號令明審
每用兵先計後戰前後與敵百十遇未嘗少挫其在
邊時時率健兒出塞劫賊營或識其啓纍震曰凡啓

叢者鑼賊不援邊而戎橫挑邀功也令賊數深入諸將曾不一挂之顧反為是言耶寰沒健兒無所歸守臣以聞令編之隊伍邊將猶頗得其力時代震者遂東視雄起家世襲歷都督僉事自山西副總兵遷鎮大同嘗失事被劾帝以雄素潔廉第令解職尋起鎮薊州雄善撫士治軍嚴肅賊嘗入塞率子弟為士卒先子少卻行法不貸世宗常書其名于御屏為將三十年自奉泊如每行邊布袍纏笠不異卒伍既歿遺貲僅供斂具薊人立祠祀焉

周尚文字彥章西安後衛人幼讀書粗曉大義多謀

署精騎射年十六襲指揮同知屢出塞逐賊有功進指揮使安化王寘鐇反尚文率兵千人過黃河渡口獲叛賊丁廣等推掌衛事聞内回賊四起衛南山為固尚文次第削平御史劉天和劾中貴廖堂反繫詔獄事連尚文亦坐繫考掠令誣引天和尚文終不承久之始釋已守備階州以計禽殺叛番四百五十餘人奪馬驘八百餘匹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甘肅遊擊將軍嘉靖元年改寧夏參將尋進都指揮同知為涼州副總兵有御史按部莊浪猝遇賊伏尚文亟分軍擁御史行而自引麾下禦賊射殺數人賊遁去四年

追賊至關王濤疏出塞賊來益衆尚文軍方半至虜下谷恐尚文從容下馬解鞍激厲將士背崖力戰所殺傷相當會部將丁累來援賊始退尚文被創甚乃告歸尋復起故官時河套賊數踏冰來寇尚文築墻百二十里澆以水輒成堅冰滑不可上冰泮則令力士持長竿鐵鈎伺渡口賊至即鈎殺之後人承守焉九年擢署都督僉事充寧夏總兵官總制王瓊議大築邊墻尚文督其役且濬渠開屯軍民利之十一年賊掠西海適寧夏巡撫楊志學議發兵邀之尚文不從志學劾之有詔解職又五年起山西副總兵其秋

賊由偏頭關趨岢嵐尚文轉戰三百里破之與子君佐俱被創事聞賚銀幣尋以總兵官鎮延綏十八年秋寇犯紅山墩尚文力戰敗之再被賚已吉囊復寇清平堡尚文赴援故迂道賊大掠去坐奪俸尚文雖優將才而負氣桀傲不肯下人所至好與文吏抗文吏又往往恃勢撓折之以故獨不相得明年巡撫賈啟劾尚文老誖乞與俱罷兵部以尚文廉能請調之甘肅帝不從命各奪俸頃之巡按御史張光祖言兩人隙已成必不可共處乃革尚文任啟亦貶秩其秋吉囊大舉入寇直抵固原時天和為總督召尚文激

厲令擊賊立功尚文甚奮盡銳攻賊黑水苑苦戰久之吉囊子號小十王者怒突陣為官軍所殪冦遂奔北獲首功百三十餘級進都督同知二十一年用薦起為東官廳聽征總兵官兼僉事後府事時嚴嵩為禮部尚書子世蕃任後府都事驕蹇無狀尚文面叱且將劾奏嵩亟謝得免調世蕃治中以避之嵩父子銜尚文次骨其秋以總兵官鎮大同疏請增餉及馬兵部言尚文陳請過當且每事自專不關督撫非制被詔切責時尚文又與巡撫趙錦不協稱疾乞休詔弗允內人攜隙彌甚兵部尚書毛伯溫惜尚文才請降

詔責讓之而御史王三聘恐侯遂詐乞移尚文他鎮
章下兵部都察院雜議言尚文素偏愎乃令益悉盡
大同最賊衝將假此引避不宜墮其奸謀請移錦甘
肅而以甘肅巡撫詹榮代錦帝可之二十三年秋吉
囊以數萬騎犯前衛尚文與戰于黑山殺其子滿罕
歹賊卻走追至涼城斬獲多進右都督十月賊由宣
府逼畿甸出大同塞而北尚文引軍邀之稍有俘獲
功罪得相直明年秋寇大舉犯鵓鴿谷將南下尚文
嚴兵陽和遣騎四出邀賊賊乃遁賜勅奬勞時總
督翁萬達議築邊墻自宣府西陽河至大同開山口

延袤二百餘里以尚文忠勤濟屬之尚文益築陽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邊墻四百餘里為敵臺千餘所屯田四萬餘頃益軍萬三千餘人帝嘉其功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永除屯稅叛人光灼召小王子寇邊尚文偵伺得其使者論功加太保廕子錦衣世千户終明之世總兵官加三公者尚文一人而已先是俺答及吉囊諸子盛強諸邊歲受其患大同尤甚自尚文涖鎮與總督萬達巡撫榮戮力封疆規畫戰守甚備以故邊民息肩可數年尚文又益招徠叛人以孤賊勢歸者相屬以功受賞二十七年八月俺答入寇

攻五堡已伏兵堡旁而以少騎來誘指揮顧相等以千騎逆之伏發被圍于弥陀山尚文急督副總兵林椿參將呂勇游擊李梅及二子君佐君仁出塞赴援圍始解相及指揮周奉千戶呂愷郝經等已陣殁尚文轉戰逐北次野口賊伏兵蘆草溝突起尚文殊死戰斬其酋一人賊大挫相持月餘賊不得志乃引去尚文又伏兵歸路殺其殿卒而還先是尚文三子俱坐罪遣戍至是以父功得釋明年二月俺答以數萬騎犯宣府萬達趣調尚文禦之大破之曹家莊錄功兼太子太傅賜賚有加其年卒官年七十五尚文清

約爱士得士死力善用間諜知賊中曲折故戰輒有功自二十年後俺答頻擾邊而宿將如王効馬永梁震皆已前死惟尚文獨存威名最盛嚴嵩父子時諜傾陷而尚文功高帝方藉以抗强敵故讒不得入竪卒中于帝格恤典不予給事中沈束以為言嵩又激帝怒錮束詔獄穆宗立始贈太傅謚武襄

趙國忠字伯進錦州衛人嗣指揮職嘉靖八年舉武會試進都指揮僉事守備遼陽尋擢錦義右叅將二十年寇再入犯國忠邀破之增秩賜金幣二十二年進署都督僉事為遼東總兵官寇犯開原國忠提兵

徃禦寇敗走八月復分道入犯國忠率副將九聚等
禦之大戰移時寇潰復合官軍盡銳奮擊呼聲振山
谷寇大敗棄輜重走斬首百七十有奇捷聞帝大喜
進都督同知賜賚踰等明年寇憤前敗以八百騎從
鴉鶻關入掠都指揮康雲方醉遽出戰陷伏中敗沒
裨將佟勲趙奇王鎮往救亦死詔國忠戴罪辦賊長
勝堡屬夷百五十人竊朶顏馬逃匿指揮王勲孟儒
所令駈收墻内已而寇犯邊勲等失利懼罪詐殺諸
夷以首功報國忠與巡撫董珊信而奏之為巡按御
史劉廷儀所劾坐奪職白衣視事未幾寇千餘騎夜

襲松子嶺守備張文翰出禦死之國忠遂坐罷任尋起西官廳右叅將授都督僉事提督東官廳二十八年俺答大舉犯宣府朝議總兵官趙卿不任戰命國忠馳往代之國忠至岔道賊已為周尚文所敗結營東道國忠急命叅將孫勇率精卒千人逆擊于大滹沱賊之與尚文分道追擊賊狼狽夜遁以功受賚其秋賊復掠萬全左衛東至沙嶺堡降俸二等明年秋俺答薄京師國忠疾趨入衛壁沙河北已移營護諸陵賊騎長驅至天壽山見國忠列陣紅門前遂不敢入三十一年再鎮遼東十月小王子打來孫以數萬

騎冦錦州殺掠千餘人國忠悉率諸將禦之始引去明年賊入獅子口國忠督參將李廣等邀之出塞斬擒五十人先是錦州之役國忠坐停俸至是復之又明年賊屢入榆林堡高臺蛤蜊河將士先後掩擊獲首功百五十有奇進國忠秩一等尋為御史論罷國忠勇敢善戰射穿札為將有威嚴吏歷兩鎮所至繹亭障練士馬邊防賴之

馬芳字德馨蔚州人十歲為北冦所掠使之牧芳私以曲木為弓劃矢習射射日益工俺荅將萬人獵虎城其前芳一發斃之衆驚目攙以良弓矢善馬使執

兵先後芳陽為之用而潛自間道亡歸時周尚文鎮大同奇之署為隊長數禦賊有功當得官以父居貧遂受賞代養嘉靖二十九年秋寇犯懷柔順義芳輕騎馳斬其將拔陽和衛總旗又二年寇入威遠伏驍騎鹽塲而以二十騎摩壘致師芳知其詐以百騎先蕩伏所而三分其軍之銳以次合而圍賊賊辟易十里斬首九十級已復禦之新平寇退野馬川背山為營期來日戰芳料寇且遁急麾兵乘之寇大亂斬級踰于前衆方賀芳遽策馬曰芳至矣趣守險而身斷後殿之寇果麕至芳奮氣有餘皆戰益厲寇遂去七

何復入犯戰于泥河大破之累遷指揮僉事三十二年敗寇于勝房堡又敗之朔州已又困賊登鷹窠復戰于鴿子堂斬獲多明年進都指揮僉事充宣府遊擊將軍又明年春寇三犯龍門及萬全右衛芳與指揮張恒劉漢屢却之超遷都督僉事尋隸總督爲參將賊犯大同鎮山墩芳戰不利被圍得援乃解坐奪俸九月寇犯宣府南掠懷來保安遂至東嶺芳以千餘人夜襲其營賊大驚奔遁錄防秋功再進二秩爲右都督三十五年寇犯洗馬林芳追擊至孤山大獲進左都督賜蟒服偏裨加至左都督自芳始也明年

遷薊鎮副總兵分守建昌又明年十月土蠻十萬騎
薄界嶺口芳禦之賊分騎掠黑谷還趨界嶺芳與總
兵官歐陽安力戰斬首數十獲驍騎猛克免等六人
賊初不知芳在至是芳免冑示之賊驚曰馬太師也
遂卻提閫歷世總旗未幾辛愛把都兒大舉入犯薊
遷化玉田諸縣芳追戰金山寺頗有斬獲然州縣殘
破多總督王忬以下俱獲罪芳亦貶都督僉事尋移
守宣府三十九年秋賊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馳五百
里及之七戰皆捷斬首百十六明年九月賊數道入
犯芳邀之土木手斬三人追至乾莊合戰又敗之擒

共斬五合器等十四人獲為左都督餞就擢總兵官四十二年正月賊五千騎犯滴水崖掠隆慶永寧窺岔道芳督軍掩擊賊乃西攻張家堡芳又破走之錄功進二秩其秋賊薄通州芳提兵入衛令當護京師賊退再進一秩未幾與故總兵劉漢出西路北沙灘擣賊帳斬首百三十有奇四十四年坐賊入犯戴罪防秋明年七月辛愛以十萬衆寇西路芳提兵迎入馬蓮堡堡圮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令開堡四門偃息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火連天虜呼達旦芳引肱臥日方中不起賊騎窺者相屬莫測所為不

敵入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是且退于是勒兵追擊大破之隆慶元年七月賊以二千騎入得勝堡芳遣游擊麻貴貫國忠分道按伏而伺率前鋒追之擒斬甚衆明年戎為辛愛謀以五萬人犯蔚州致芳馳援更以五萬人襲登宣府城可以得志芳偵知其謀豫伐木環城賊來城不可上遂解去頃之芳率參將劉潭等千餘人出獨石塞外二百里襲擊賊帳于長水海敗之還至塞賊追及于鞍子山芳等迎戰又敗之俘斬八十餘人麇于千戶初山西總兵官申維岳等敗于石州維岳已伏誅而副將

向世威參將劉寶論死繫獄至是芳乞貸麾下爲二將贖御史王沂劾芳恃功黨私無人臣禮降詔戒諭芳有膽智諳敵情所至先士卒摧鋒陷堅一歲數出師搗賊巢或躬自督戰或遣裨將又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襲賊多有斬獲賊累被擾大窘芳乃出師至大松林預藏興和衛登高四望耀兵而還三年春賊犯新河堡芳與舊將胡鎮等督兵合擊追敗之大沙灘時大同被寇視寧府尤甚賊嘗數萬騎入犯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令總兵官趙岢扼紫荆關賊縱掠懷仁山陰間而去岢坐貶三

秩明年遂調奇宣府而命芳移鎮大同代奇俺答兵犯山西老營堡總兵官郭琥堅壁待之賊不敢逼遂趨應朔諸州芳亦嚴兵為備賊乃西攻平虜城參將張剛懼厚遺賊令移兵犯威遠威遠幾破會其學率胡鎮等兵來救芳軍亦至相拒十餘日乃遁芳謂諸將曰大同非宣府比與戎間一墻耳賊不時犯非大創之不可于是將兵出右衛伺賊戰于威寧海子破之其年俺答就撫塞上遂無事先是諸鎮皆以捕誅歸正人為功芳在宣府數被賚至是與奇琥受賚無虛歲萬曆元年閱視侍郎吳百朋發芳行賄事兵部

以芳功多乞賜容賓誥勒芳閑住而以琥代之三年起芳僉書前軍都督府六年順義王要賞犛言渝盟復用芳鎮宣府明年以病乞歸又二年卒芳起行伍十餘年為大帥大小百十戰身亦被十餘創時以少取勝威名震邊陲為一時將帥冠二子棟林及棟子燝林子炯皆官都督守榆林人年十四持刀馳塞外遇賊三人其一人挾守守奪其挺反撲之連斬三人首以歸由是知名嗣指揮職積功進署都指揮僉事以左副總兵協守大同嘉靖三十八年再遇辛爰之衆于宣府有功進秩受賚又六年遷署都督僉事為

延綏總兵官四十四年賊陷黃甫川又犯鎮靜堡奇見圍援至乃解坐免為事官署大同副總兵事隆慶元年從鎮延綏賊入白蘆灘山又入常樂堡奇再敗之明年移鎮大同居二年改宣府俺答索其孫把漢使辛愛諸部分道入犯力拒却馬奇三臨大鎮輒督將士搗巢又時遣部將分道往多獲首功在延綏嘗出白崖墩襲賊獲其酋索羅台吉在大同迎邊至弘賜堡大敗賊兵以故數被賚廕子千戶俺答既受封朝議虞其反側嚴飭邊防奇大鏖垣堡進都督同知萬曆元年被劾奪官起僉書前府改中府卒琥字宗

谷永昌衛人自總旗積首功至指揮僉事為鎮番守備城寨遇賊境前守者率閉門琥甫至遇賊薄城奮擊却之遂開城門縱人耕牧而日統兵以獲軍民德馬四十二年賊掠通州還諸將尾之不敢擊琥將以署都指揮僉事充古北口叅將獨設伏鴿子洞待之鼓賊甚衆賊取他道去就擢副總兵乃繕治邊垣益開塞下荒田六十餘頃得粟七千石進署都督僉事代趙奇為延綏總兵官四十五年秋賊萬餘騎入冦琥堅壁不敢出總督陳其學急遣將檄其果一軍皆決賊大掠數日始出賊毒聞琥坐貶一秩未幾賊復

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戰死定邊營被掠琥被劾戴罪辦賊隆慶改元與賊戰小芹河追出塞遇伏失七相當亡何復犯清平堡又犯康家岔俄又入榆林澗言者謂琥不敢勁寇遂降副總兵調大同尋復為薊鎮總兵官旋改山西既代芳鎮大同以貢市功累進右都督還備甚飭疆陲賴之十一年以老乞休帝嘉其勞進都督致仕歲給役卒六人久之卒芳與琥才略不如芳然皆夙將知名琥潔廉好籌畫識軍進止目不知書而以意作檄頗中情事云

劉漢大同人驍勇善戰嘉靖中起家指揮僉事積功

累官都指揮使充宣府北路叅將三十七年擢副總兵協守宣府明年六月賊以數萬騎犯大同弘賜鎮川諸堡九月又犯宣府洗馬林漢馳援有功進署都督僉事充大同總兵官又明年三月賊聚壽峰口將犯薊鎮漢乘其虛督兵自鎮河堡出塞擣賊帳于灰河頗有斬獲及秋又大破賊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塞外由玉林舊城而北歷黑河二灰河一凡三百餘里始至其地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築俺答入寇徵以製鈎杆攻城堡之法中國大被其

害至是俺答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下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幼賊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漢于是謀之巡撫李文進及故總兵俞大猷部分參將王孟夏麻祿遊擊徐欽等率銳卒三千裹糧疾馳直入其地而漢與副總兵趙岢參將孫吳鄭曉分兵三哨出營玉林臨應之孟夏等昧爽鼓譟奮擊禽斬百五十人焚其宮室獲馬駝甲仗無算時富適隨賊帳北徙全自警跳身遁皆獲其弟自馨母胡氏亦就執師還渡黑河追騎大至且戰且行與大軍合賊乃還時邊兵積弱賊易之駐帳

近塞出沒無所忌諸將莫問至是漢始再往之諸鎮亦遂往往乘間出擣賊賊始懼稍移其帳捷聞帝大悅進漢都督同知廕子千戶未幾賊聚衆兵腰帶山謀入寇漢引兵南保應州賊遂潰墻由朔州南下山西總兵官王懷邦不意賊遽至莫知為計乃棄馬千餘匹喚賊使緩行而急引兵趨太原去賊營五百里移言繞出賊前實則避之賊遂散掠五臺崞縣而去事聞漢懷邦並落職尋以招徠叛人及奪還人畜功復漢都督僉事仍鎮大同四十年六月復出邊擣巢御史董學劾漢輕率寡謀多損士馬奪俸戴罪視事九

月賊零騎出沒塞上漢遣守備劉晉臣逐之被執復
為擧所劾乃革任尋充為事官宣大立功又二年從
宣府總兵官馬芳卻賊岔道增秩一等已而賊大舉
逼通州漢率師馳援帝命尋護陵寢錄功仍都督同
知隆慶中卒

胡鎮由世職累官署都指揮僉事充薊鎮游擊將軍
有膂力知兵習戰陣嘉靖三十九年七月把都兒大
舉寇薊西鎮以銳卒五百出塞逆擊破其前鋒甫還
河坊口賊騎大至鎮率諸營敢死士拒戰于河外賊
乃分兵犯沙嶺燕子窩諸處游擊白允中等憑墻禦

之賊復轉掠河坊為鎮所遮擊卒不得入竟悉衆北還帝聞大喜增鎮秩三等旋改參將明年總兵官姜應熊被圍于南溝墮馬鎮麾兵力戰奪之歸再增秩二等尋擢密雲副總兵為總督中軍四十二年以署都督僉事遷山西總兵官未赴辛愛把都兒擁衆直逼通州京師戒嚴鎮急偕薊州總兵官孫臏游擊趙溱等帥師入衛逆擊于孤山相持累日賊見援師漸集遂來掠順義三河分兵圍灤西諸將傅津等于鄭官屯鎮等引兵救之甫至營壘未定賊移師圍之數重臏溱力戰死鎮被數創會游擊楊縉等來救賊乃

開西壁縱鎮出大掠灤東諸縣而還遂加鎮都督同知代臏為薊州總兵官事定論功鎮第一陞進左都督明年正月土蠻黑石炭等以萬餘騎犯一片石黃土嶺參將白智文據墻力拒賊晝夜急攻不下鎮偕巡撫溫景葵督游擊董一元等兵赴之協力固守賊知有備轉攻山海關亦不克乃遁錄功蔭子錦衣百戶久之病不視事撫按官劾其贓藏并及貪黷事帝念鎮前功令解任養疾隆慶改元命充為事官塞上立功其秋卻賊于犄虜堡三年春敗之新河口明年俺答以索把漢那吉大舉入寇鎮又拒卻之頻受賚

尋命典總督中軍以繕邊垣功復其舊秩萬曆初勅
罷卒臏初爲陝西總兵官被劾革任起神機營副將
四十年出鎮薊州至是失守當罪以戰死免滌贈都
督同知蔭子世千戶立祠祀之
論曰兵家貴先發制人諸將寇至方戰僅求自完無
敢挾一矢鬪其藩者抑何疎也迨板升一擊敵人從
帳嗣後出塞燒荒擣巢爭資以爲利而邊威始振封
貢之議乃起矣然如馬永以下諸人俱一時名將功
効亦各有可紀故並錄之